



天津交通銀行同人俱樂部圖書室

00

左文襄公書牘卷十

起同治七年戊辰訖八年己巳

目錄

答喬鶴儕中丞

與劉壽卿提軍

答山東巡撫丁穉璜中丞

答李少荃宮保

答丁穉璜中丞

與李少荃宮保

答李少荃宮保

答官秀峰伯相

書 加卷十目錄

答總統神機營官兵恩祿晉

與張振軒廉訪歐陽崇如觀察

答三口通商大臣崇地山侍郎

與沈幼丹中丞

與蔣薌泉

答李少荃宮保

答都直夫將軍

與李少荃宮保

答楊石泉

答楊石泉



答皖撫英西林中丞

答豫撫李子和中丞

與劉壽卿

與晉撫鄭小珊中丞

與鄭小珊

與署陝撫劉克庵中丞

與劉福堂鎮軍

與劉克庵

答劉壽卿

答彭雪琴宮保

書序
卷一
目錄

答潘琴軒方伯

答閻丹初中丞

答金和甫都護

答楊石泉

與吳退庵

與郭善臣提軍

答劉壽卿

與劉壽卿

與李少荃伯相

與王孝鳳

答劉壽卿

答劉壽卿

答綏遠城定靜村將軍

答庫仁庵將軍

答劉克庵

與劉克庵

與蔣薌泉

答庫仁庵將軍

與劉壽卿

與劉克庵

書牘卷一目錄

與統領宗岳軍吳退庵副郎

與劉壽卿

答李子和中丞

與陳舫仙

與穆春巖制軍

答甘泉蔣之純廉訪

答劉壽卿

答穆春巖制軍

與蔣之純廉訪

答喬鶴儕中丞

辰戌

初九日介休途次接除日惠函敬悉一切劉效忠一軍弟所不取因其能戰而不肯盡力粗獷習氣至今不解劉效忠又不能制馭其眾所至之處如三原耀州三水皆惟恐其去之不速昨三水密稟至有難以宣露者故有調令赴垣曲之舉匪惟不宜畱之秦中卽弟亦不欲久畱麾下也秦中各軍如湘果勝果及秦河各營均可早撤實因餉事不濟不能不委蛇出之況見只辦回本亦無須多兵乎應仍飭遵弟札由潼關赴閩鄉靈寶取道東灘渡過河赴垣曲防封門口要隘爲是

已委人赴陝洛爲之設局採辦糧食款料

關隴急務在減竈

增餉擇用馴良之將方可策全功而恐後患不能效淮軍之雜收

書牘卷十

驍悍專顧目前也

彼餉源寬此餉路窘

見在憂在捻回而已竊恐捻回既平

異患疊起湘之哥老淮之長槍其終宴然也乎

與劉壽卿提軍

賊出封門口已趨平原不如在晉之易制矣喜桂亭二十一日之捷實是血戰而安副都護擅領全君所部并不派隊策應殊出意料之外已附奏劾之尊處與善臣卽夜馳往尙不失共事之誼惜未能早到耳弟今日已抵介休本擬由太谷取道遼州出順德適昨日大雪軍裝輻重各車均已落後不得不稍憩一日以俟其至而此間官紳均言遼州山徑極爲險仄雪後冰凍萬難趨程仍須取道固關以達直隸向南進剿尊軍已抵新鄉距賊不遠正宜急

進痛勦與豫軍共收夾擊之效千萬千萬章鎮合才黃鎮萬友在途縱兵騷擾已據趙中丞咨請嚴辦弟昨過靈石韓侯嶺亦聞官民稱訴如此想兩鎮因離麾下已遠弁勇無所忌憚遂至有此大壞老湘聲名殊爲氣悶麾下斷宜嚴加查辦不可代爲隱飾代人受過無論此案既經趙中丞咨查必須澈底查究卽趙中丞不咨查晉紳之在京者亦必臚列入奏彼時亦斷難代爲出脫也山東全股蕩平任逆斃賴逆就擒大局幸甚張逆稽誅重煩 聖慮弟雖請從重治罪仍蒙 聖慈曲貸僅予革職畱任慙感奚如此行僅帶五千步隊前來亦不自揣企望尊軍與善臣努力共雪此憤也

書牘卷十

二

答山東巡撫丁稱璜中丞

頃奉東昌營次惠函敬悉巨逆就擒馬梟殄絕大功速戴慰頌奚如今午行近井陘又知台旆已行過河開十六日可抵雄縣擬由北而南先衛 畿郊而後清枝郡展誦大咨欽慰無似篤棐之忱審幾之哲宜乎上動 天鑒下誠民心佩極佩極弟治軍無狀致巨逆騫越晉疆雖藉諸軍之力疊挫兇鋒負罪究無可追上臘誓師東嚮剋日徂征因步隊踰山正值雪降冰凝之際未能速赴戎機見已行抵井陘三日方到正定所幸馬步諸軍已將全股截回頃得劉郭馳報賊於十五日回竄祁州計尊麾抵雄縣時必有所聞由北壓勦而南一定之局狂寇剽疾殊常然勁軍四集其伎亦

無所施祗盼同役同心謀定後戰自可一舉殲之謹當率敝賦相從協力并規共戴斯役伏乞機宜時錫俾有遵循是所至幸
答李少荃宮保

甯津途次接二十三夜德州惠函敬承一切逆賊前由甯津北竄至滄州減水河邊猛撲石橋善溫諸公憑橋擊退弟於是日未刻馳抵賈家莊晤善溫得悉一切壽卿及張宋春喜馬步諸軍自二十日追賊至甯津東白家橋獲勝後晤商一切弟計賊過減水河不得必由鹽山樂陵南竄屬其分三支向北少東排進是日適遇賊回頭擊之舊滄州獲一小勝弟擬向鹽山進與諸軍前後夾擊行至距鹽山十八里地方聞賊已由鹽山西南竄樂陵地界乃改

書牘卷十

三

道折向正南是夜駐軍張壁村北二十四日行抵甯津得壽卿信知賊由德平境南趨各軍橫出尾追兼顧北面計已過甯津南陵縣北一帶矣據擒賊供張逆意必竄運西弟二十五日在甯津察看鉤盤河身小有耽閣二十六日午刻馳抵吳橋據縣探報賊至滋博店距縣七十里即上次賊由此竄甯津之路如果屬實則竄運西無疑矣接丁穉璜信見在東昌辦運河隄工而英西林二十一日在臨清給信程從周似數日內不致別有移動但不知尊處何以未接其信耳穉璜書鈔覽此老樸實頭地志在滅賊與公從前意趣不合近已釋然且傾誠相與觀其致弟信亦見其無他西林奮發有爲不知果否真切然與人共事極難祇要可以將就便當舍己從之

此意亮公早已儲之靈府矣圈制一策實制捨良圖惟從前減河未注水時地段太長需時又久弟已不能無疑見在捷地間開工程既省自興濟以南東岸居民均移西岸正可用民力築隄自保而以官軍協守騰出客軍勦賊至尊意勸民築牆一時恐難辦到如得地方官紳經理而爲之代籌工作之費每人每日給大錢百文則赴工者必多十日即可一律告成矣此項經費似涉繁重然昨夜與甯津紳民細算大錢萬緡可得十萬工用錢十萬緡即得百萬工何事不了所費者不過萬人一月之餉耳以工代賑於民有益不待勸而事集用民夫修築畚鍤皆其素具又正值西岸人滿運河水漲之候可以放膽經營駐運各軍可以監護民夫賊來

就便擊殺聲勢更壯仇恨亦銷費此區區收此速效利何如之醇邸之疏所持甚正果如鄙議則傷財曠日駐守須用多兵之慮可以毋庸而公之所謀亦遂矣此局非藉重地方大吏不能振軒廉訪能來事必有濟其經費則公與弟及丁英諸公任之可也至長圍之外尙有二十餘州縣斷不可任賊蹂藉見在游勦之軍功無足誇勞則可念如能騰出兵力擇其精整者兩萬指尊部而言視賊所向合力會勦追者追截者截我可更番賊不得休息滅之必矣此爲且防且勦之策公如以爲然卽請挈弟銜陳之至礮船一說非運河所宜察看河形祇可用嘉湖槍划耳再賊勢急注運西穉橫在東昌西林在臨清自可支柱然節麾北指軍心民心無所繫屬

卽弟亦覺孤掌難鳴度公行至連鎮得賊回竄消息必當返旆而南弟擬於桑園一圖良覲也

答丁穉璜中丞

二十六日回吳橋得十七日酉刻東昌惠函祇悉壹是賊自荏平高唐北竄意圖徑撲津沽二十日追軍至甯津之東北獲一勝仗弟是日馳抵甯津晤劉張宋等屬其分支由東北追去弟率本部及程提督由正北指滄州二十二日未刻馳抵減河南則賊已於辰刻經溫善憑橋擊退折而東趨適劉張宋三軍截之舊滄州賊又飛奔鹽山二十三日弟追至鹽山西南十八里賊已竄樂陵見由德平南竄去據生擒賊供張逆圖竄天津不得注意趨運西英

書牘卷十

五

西林在臨清公在東昌自可遏賊奔衝惟李少帥已於二十四日由德赴滄巡視運河減河未知得南竄消息後何日返旆也防運之舉想已漸有把握子美二十一日書來已得五十餘里工程尊處當亦如之西林中丞亦主築隄之議臨清一帶自己周密如能截令勿過運西則大局穩妥賊路愈窄殲滅可期弟非不知追剿之徒勞無益然長圍之外尚有二十餘州縣地方豈可置之不顧卽西岸畫地設防非東路有追剿之軍在後緊緊跟蹤掣其狂奔之勢亦恐堵截不能得力卽如昨次減河禦賊雖已著明效然非追軍速至舊滄州賊亦未必遽肯回頭也鄙見防剿未可偏廢但須分別辦理更番休息耳未知老謀以爲何如王莫兩軍敬承尊

示隨宜調遣具承盛意唯弟已見 諭旨數 命李少帥總統前

敵諸軍而弟專顧直省運防未便故違以干大戾已於二十三日
疏尾附陳張宋程春馬步軍咨交少帥則王莫更未可擅調惟遇
有戰事弟須隨宜調遣則亦不敢拘泥致負厚誼尊軍分助少帥
築牆作防公義私情均極允協防成而大局更穩於剿局亦大有
益也

與李少荃宮保

辰間一函奉復計達鈞覽午刻接陵令來稟賊從高唐平原回竄
邊馬已至禹城之火龍店距陵縣七十里請兵援揀今早程文炳
稟辭南行合隊弟見檄其相機迎剿據陵縣稟賊中逃出人說真

書牘卷十

六

捻不過一兩千能戰各賊不過數千急圖過運西逃生其餘則皆
裹脅耳見在滅河扼其北北運南運扼其西黃河扼其南日來又
已增漲大海環其東賊之盤旋不過數百里而追軍往復無爲畦
町滅賊之勢成矣昨晤譚三方制賊之略今於壽朗祝嵩桂牘尾
及之未知有當否鈔上乞教之昨言指派地方細思究屬滯相不
如仍視賊之所向隨時隨地分三支一攔頭一擊尾一橫截不急
於戰與追而賊在箇中之爲愈也賊因我以爲趨向故每得乘虛
竄走今我因賊以爲布置賊必接仗然後能竄走也不出一月賊
可滅也稍遲天熱黍長將生他變思之惕若

答李少荃宮保

昨申刻奉到惠復具悉一切賊於初一日住臨邑西南之沙河莊陵縣城上望見東南火光一片程文炳未向陵縣去弟處文書已由陵縣打回想是向恩縣去也賊既見運河不能撲必仍從德平樂陵北竄劉壽卿及張宋諸軍必已折回跟剿步軍打騎賊追逐盤旋正如磨牛踐迹賊之避官軍正如鶉鳥之欺孺子然北運漲而減閘開黃流通而南運嗚賊之得盤旋者不過數百里之間此時機局實有可乘非若前此之漫無把握追剿之軍如劉郭者自追此捻已閱年餘奔走不遑未嘗以休息爲請弟亦憐其勞苦過甚未敢再加迫促也惟向來追賊從行均是一綫緊湊銜尾繼進故雖能及賊而未能制賊各軍雖均與賊接仗然在前者接仗在

書牘卷十

七

後者仍不過隨同行走不及接仗而賊已遠颺故欲其分攔頭橫擊尾截爲三彼此相去十餘里而以馬隊聯絡其閒庶幾行陣疏通陣式勻布山苞川流進止有度遇賊北至減河邊西至運河邊南至黃河邊東至大海邊時皆可以三面合成長圍也其所以亟於此者蓋以見在水勢可用以制賊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耳至弟疏言賊之可滅一因 廷旨有皖東諸軍扼武定以西一節追賊至鹽山時如武定以西有重兵則夾擊可期賊可滅也一因張秋地勢偏狹賊如入此則難復出官軍順遮其後賊可滅也其時實不知皖東諸軍未抵武定以西賊未徑撲張秋也尊慮恐 朝廷責諸將之不盡力則或不然 朝廷有意督過弟猶可補牘也

術者多言節交五月賊可滅以時考之殆亦宜然未到五月以前人事宜盡弟所見如此想執事不以爲故立異同也

答官秀峰伯相

連奉鈞函敬承一切劉張宋春喜諸公和諧如一均不憚勞瘁賊雖剽疾無一次不追上賊雖兇悍無一次不打敗此其所以可敬也此次賊折而南意在窺伺山東運河適黃運早漲牆工又成而追軍復緊躡其後志復不逞旋折而東北經各軍於陵縣齊河德平疊次狙擊皆獲大捷眞擒伏誅不少亦多薙髮棄馬潛逃仍經團練搜殺者聞張逆母妻均經擒斬渠逆與夥黨不過二三千皆胡亂奔竄似殲滅可期然尙未接各軍會稟未敢輕率入告晚前

書牘卷十

八

讀諭旨責防直運而李少帥奉總統前敵諸軍之命限一月滅賊故將張宋程諸軍暨春劉馬隊咨交少兄而仍令劉喜當前敵與諸軍會剿蓋以數公意趣相投正在得手不可分離也晚部親軍及各營僅五千人祇能隨身剿賊不可再分昨已移駐連鎮以可兼顧直隸運河也遇有可打之仗仍必勉赴戎機張振軒廉訪正派而有才識此次奉委督辦沿運民團必可得手直省民風頗近愚悍能移其強悍以禦寇開其知覺令守法則地方之福也陳國瑞舉動離奇當由多看三國演義之故邸營如何處置未得其詳據河南新鄉縣報則所部馬步已一萬二千人矣晚處未接伊稟暫以不觀不聞法處之此輩伎倆亦不過如此耳

答總統神機營官兵恩祿晉

奉初五日任邱惠書具承一切捻逆自此次圖竄運西不得折向東北急趨經馬步各軍躡蹤分剿疊獲大捷賊勢大蹙老捻亦多薙髮棄馬而逃者聞張總愚母妻均經擒斬尙未接據各軍稟報故未敢以影響之詞輕率入告賊勢屢次挫而復張雖頻得捷報仍未免有喜而憂賊到盡頭無不拌命死鬪恐其多傷將士一也賊多尙易蹤迹愈少則如大海撈鍼搜求不易二也兵勇徵調太多渠魁未獲此案未了勢難遽請撤退而置之閒穴之地約束殊難徒以結怨於民將來直東連莊之害必難收拾三也鄙人遇事每多過慮念此時深惕若未審高明亦以爲然否今日移駐連鎮以賊蹤已向鹽山故擬探蹤掩取此間較爲扼要也

書牘卷十

九

與張振軒廉訪歐陽崇如觀察

初七日別後忽接探報賊已竄至連鎮及十五里口地方距吳橋城二十里卽有邊馬弟於是夜四鼓率所部各營馳赴連鎮比至則宋無影響乃於連鎮急築牆壘待之初八日午後賊果由甯津竄至距鎮二十餘里地方其邊馬已駛及東光城外詢知大軍已移至連鎮乃竄吳橋初九夜四鼓弟急起躡之比至吳橋則劉張宋程郭春喜馬步諸軍均已馳至會合而賊已先一時由東南竄走矣劉壽卿與張宋諸軍均云張總愚意在由連鎮上下齊竄運西其老捻小頭目上年在陝被擒者劉壽卿縱令仍入賊營至是

始帶同夥黨人馬三百餘來投具說賊情如此

提訊所獲皖中老
捻十數人亦如此

說幸官軍先到賊計不諧也據鼎營水師徐提戎稟西岸大龍灣

上下牆工未興民人零落殊極可慮非由官捐辦恐難集事縱令

牆工有成而無人住守亦是枉然此段情形弟無從知悉計尊處

必已勘驗而籌所以處之矣由德州至捷地所有西岸專恃民團

憑河設守而大龍灣一帶數十里無牆無團僅恃數十礮船分布

恐難穩固天氣釀雨不成且有暘晴之意運流逐日消退

每日減
二三十寸

狡賊伺隙齊撲其如之何應懇速督官紳築牆派守毋任延宕是
所至盼

答三口通商大臣崇地山侍郎

書牘卷十

十

初十日接奉初四日良書敬承壹是滅河爲津沽外護防務極關
緊要尊意慮潘軍拔行後地大兵單屬於追剿各軍中擇其應休
息者迅撥分防具仰蓋畫周詳於防剿兩軍權其緩急以資兼顧
曷勝佩慰弟德薄能淺於兵事少有閱歷近由東南而西北所用
非其所習隕越時虞見以逆捻急圖竄越運西遂由吳橋移駐漣
鎮然僅所部馬步五千其所帶之秦軍如劉郭喜皆視賊所向晝
夜追剿未嘗一日休息前此總統之張宋程三提軍及春副都護
之吉江馬隊已遵 旨交李少荃宮保矣計敵軍人馬合計不過

一萬九千餘僅足當一大統領之數前奉 命專防運西昨又奉

酌撥滅河之 旨自當竭力兼籌曷敢稍有推諉惟所駐連鎮上

下四十餘里牆工未興運流連日消退爲賊所伺劉壽卿軍門喜桂亭副都護郭善臣鎮軍馬步合之不過一萬四千餘由陝西山西河南直隸山東轉戰而前無役不從疲於奔命郭善臣傷後乃弟運昌接帶其軍西林中丞奏歸總統而善臣與乃弟屢次上稟力求與壽卿合隊蓋已相從兩年彼此契洽弁勇亦互相親愛不肯分離也見雖函咨西林尙未知見允否以應休息而論則秦軍急於諸軍以前敵而論則秦軍少於諸軍以見在事勢而論則北運滅河兵力亦實未可薄秦軍任防猶恐弗逮也見擬咨調前來再爲分撥近看賊勢又將北竄矣昨晤潘方伯據稱滅河工程已妥似需余道一軍至兵力卽敷分布未知楊少銘與尊處函商會

及之否

書牘卷十

十一

與沈幼丹中丞

泛舟輸粟以哺飢軍公忠之誼天下共仰豈唯湘淮子弟實食其德擒寇乘河冰驟結晉不設備擾及 畿郊弟戴罪星馳誓師入衛由北壓勦而南機局漸順乃東路防維未密狡寇復肆狻狙李帥建議長圍制賊適運流驟漲河水亦倒灌張秋機局正好乃夏雨愆期來源消涸而盈盈一水所恃以限戎馬之足者又不足憑見在賊勢雖衰而數百里間兩大臣一總督兩巡撫一通商大臣一神機營侍郎一將軍互相牽掣更臨以兩邸號令紛紜下則直豫東交界各郡縣民團互相勾結專以殺兵勇爲事將領差官無

辜被害者殆難數計卽劇寇速平可憂者方大且勉盡駑鈍之力
了此句當再思匡掇良圖耳船政可冀有成以人心翕聚事理順
平故知公用心良苦

與蔣薌泉

兩得惠函均未及時奉復悵歎奚如夫已氏在閩蘊毒未洩乃於
粵東一洩之閣下適當其時受此屈抑亦命宮磨蝎致然時局紛
紜益甚惟當敬慎自持以保終譽古之賢人不遭屈抑者鮮矣世
上儘有風波胸中自無冰炭亦安往而不得其爲我哉山西之行
似 天意不僅以外臺見處然近時事端變幻不可測度者多則
亦殊難逆料兄本擬了此句當後於 陛見時一一披瀝陳之偏

書牘卷十

三

值事機艱阻急切未獲如願悵結何言幸運黃均際盛漲之時防
局漸有把握戰事亦幸叨順適冀此願終諧也秦事自克庵權撫
篆後兵事始有起色惟求大局穩固非數年布置於勦辦時卽預
籌善後之策不可晉雖完善然吏治軍事民風窳惰已極非大有
更張不可看來東南整理尙易而西北則可憂方大耳

答李少荃宮保

賊竄臨邑東北後未知何向如覘西南防軍未動恐仍尋舊路也
劉郭二十五六七均有戰事喜桂亭馬隊二十七日追尾賊僅殺
賊百餘奪戰馬十六七匹而已合計劉郭兩軍馬步擒斬實數一
千有奇得騾馬六七百亦算好仗弟向來報仗不肯蹈空此次因

誤聽坐探之言報王心安勝仗蓋以王心安二十六日到甯津東北十里內紮營距洋盤街甚近以時日地里計之則甯津民團所傳與坐探所報或當不妄然未接王心安之稟終是不確豈有勝仗不報者哉陳郭擬北自運邊南抵大河不過二百餘里紮一橫牆尊意旱牆難成及賊在臨邑德平則亦未便兩者已說破矣敝處亦有建議開鉤盤河故道自德州橫抵海邊者弟亦未敢以爲然蓋旱牆難成亦難守且賊勢颯忽殊常斷不任我從容作事工程既非兩三日可了賊又無兩三日不動之理一也防軍鎮日准備斷無不疲怠之時一處有失全局皆非二也見扼守減運賊路已狹勒軍相機鶻起免落與之周旋似猛打數仗兼行解散之

書牘卷十

三

策可漸期收拾乾淨謂賊可速滅固未免視事太易謂賊實難滅亦似無此情理也防軍宜分段落專責成以求穩慎勻密勒軍宜

選精銳整隊伍省輜重以利追逐赴事機

聞昨次追軍車馬太多宜去車用馱除米糧子

藥外不用馱

前者攔頭中者橫擊後者跟追相間必二十里隱相聯絡

似較有把握也至地勢之適中居要者似以陵縣甯津爲最此兩處宜駐閒軍以備出奇之用鄙意如此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都直夫計日內可到天津或暫駐減河邊亦未可知將帥太多兵勇亦太冗雜以理論之實似欠妥然我輩所事無成何敢多騰口說計惟有盡心榦去委曲求濟而已連日天熱風多雨意甚慳運流雖長旋復消退大河則距伏汎尙早天時未可恃也德州賑米尊意

已定若干弟處照捐爲宜大約數萬斤或十萬斤方够請酌定後卽煩傳諭敵處所設轉運局陳守一體遵辦

答都直夫將軍

自朴莊馳回連鎮老營得奉尊函及咨商之件具悉一切減運之防最關緊要見在減防自捷地迤東一百二十里有兵勇三十營足資分布再東至海口漫水一片汪洋足遏賊騎弟部馬步名雖分駐運東作防每遇鹽山海豐有警無不急往截勦力遏奔衝見尙分駐海豐西十四里高家集區區之愚蓋以傍運河東岸橫截而出可以扼賊西竄北竄爲減運屏蔽耳至運西一帶民團只可望其憑河站牆扼堵壯我聲威杜賊窺伺運流有漲無落則民團有恃無恐如水勢銷退則鳧渡堪虞不能深恃仍須官軍於東岸截之其自捷地迤北西岸運防尙在捷地東南兩路之後似非先務之急如果捷地迤南運防迤東滅河均臻周密兵團力尙有餘則酌量調撥自更周妥否則橫竄不可不防 寄諭諄諄實已洞悉無遺伏希詳爲酌度愚慮所及謹布臆以聞

與李少荃宮保

二十七日劉郭諸軍克獲全捷同深慶慰惟逆首張總愚實在下

落尙無確探昨日下午敵處訊明降人金本立

十一年老捻也供詞似張

總愚外賊目及餘黨逸出者尙復不少未知尊處有所聞否愚見此次入告不可說十成話庶於事體無窒礙也

答楊石泉

兩浙數年休養漸有安樂之望聞之深爲浣慰東南被禍最先底定後施治亦易西北則不然以饒源無可籌畫民力困敝不獨治本非旦夕可期卽治標之策亦無可著手也以民風論秦晉習尚日非質實之餘流爲閻弱河朔則悍鷲難馴燕齊則驕很成習而默觀時局朝野上下敬畏之意少縱恣之意多官司虛僞相承冥然不知危亂之將至此其可慮者多而去治日遠也捻事本可早蕺而數百里之內大臣三總督一巡撫三侍郎二將軍一而又以邸營加之稟命專命均有不可束縛馳驟奚以爲功弟率軍東馳轉戰而前差免顛覆至於無戰不克則劉壽卿郭善臣之功偉矣

書牘卷十

五

郭驍果有血性劉則忠勇性生而寬厚樸謹尤可愛重弟疏稱爲一時名將無爭功諉過之念蓋錄其實也璞山舊部得此誠不寐寔而滌俟晚歲以湘軍付之庶不愧知人之明前月二十一日捷後殘捻不過二三千能戰者不過數百且乏器械二十七日竄至荏平李少荃宮保遂報蕩平惟張總愚尙無確實下落張正祥王老貫聞皆同時竄逸此局恐仍未了弟見加派馬隊四出大索尙未得有確耗擬事畢入 覲將經手大件縷陳 殿陛自陳衰病乞罷專辦秦隴屯田之事旣安止足之分復免隕越之虞或可仰邀 鑒允乎克庵宦情甚淡志在乞休受三則已拂袖徑去矣近日殮泄益甚肢體酸軟左臂作痛足背浮腫老態偏人殊堪

憎厭而生平志事十無一成徒博銘旌光耀耳一笑在閩曾校刊
正誼堂所蒐輯儒先遺書甚爲善本亦多近時罕見者兄如欲之
可向小濤索取小濤天津驗收軍米順便引 見還閩總在秋仲
也

答楊石泉

浙事經閣下與薌泉料理妥協得有今日穀山於薌泉之粗豪則
曲容之於閣下之恬裕則專任之期於公事有濟此種識趣近於
舍己從人不但無近時官場惡習已也今督浙閩當能與頌臣中
丞同心共濟浙事其終有賴乎聞有飄然遠引之意殊爲不佞憂
想穀山亦必不許姑少俟之何如捻逆雖平而首逆尙無確實下
落弟正發兵掩捕未敢遽以入告而 朝旨責取實據尙無以對
少帥雖謂已溺斃亦不敢遽下斷語也

答皖撫英西林中丞

載展別簡敬審善臣傷疾尙未全愈承代爲陳請展假兩月俾得
暫資調攝景亭卽遵 旨先帶所部入秦具紉愛士盛心無微弗
喻景亭樸勇謹厚足稱二難茲先振策入關亦必能鼓行而前令
西賊聞之膽落也尊意爲其添撥隊伍以厚兵力善臣西行得此
力量更足及鋒而試游刃有餘惟秦隴之事籌餉難於籌兵籌糧
難於籌餉而籌轉運尤難於籌糧窘迫情形爲各省所未見大約
皖豫能養兩人者秦中養一人尙虞不給故用兵不能多善臣在

秦已久當能言之弟擬入秦後通加綜覈如可稍資挹注則淮陰之選多多益善正可藉手速赴戎機否則實難作此豪舉也

答豫撫李子和中丞

昨奉惠函承示穆鎮軍投效一節極紉存注之殷曷勝心感秦事經克庵中丞籌辦已有頭緒觀回土各匪競思徙巢就款可知然就秦隴大局而言其終必歸於撫而回土之中良莠雜糅非苦心分明慎終於始則一時雖幸無事而後患方長究非一了百了之計弟上年入關疏請分別勦撫大張告示聽回民自擇所從未嘗招之使來嗣因回民堅求仍回故土不肯由官安插又冀捻氛方熾官軍無暇全力辦回遂聽信奸人播弄之詞公然肆逆此則自作不靖無意求生上半年之疊次痛勦乃其自取見聞馮禹各酋在隴求撫據隴州湯牧稟實出真誠不復求回故土其桀黠之徒如馬志和戰敗受傷已成廢疾馬新元楊文智等又邀結游勇戈匪四出剽掠意在移巢而諸匪欲劫之入蜀盡取所有回性多疑亦悟其奸不欲南徙也綏榆土匪扈彰已赴劉中丞營求撫見已籌辦安插董福祥則就金和甫都護求撫因無安插仍止高匪聞伏冥誅其黨新經榆鎮綏牧勦敗雖尙倔強於山谷之間然亦不成氣候弟擬回西安後分兵辦理貳則討之服則舍之仍不外分別勦撫之說未知果能如願否穆鎮請飭其俟弟入關後再來何如鄙意不欲攜之同行者蓋慮秦人誤疑弟一意主撫故帶講款

之人回秦也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云盡殺乃止併爲一談牢不可破誠不知其何謂近時西關外民團竟有糾眾殺死回人一家八口之案并不報官中丞取首從五人尸諸市而論者謂其袒回亦可怪耳此行垂橐入關不知爲計乞明公有以潤之豫中方議解甲而朝命西援此事又須重煩盡畫祝朗均健者必足紓西顧之憂惟增竈則費餉更多似不如仍舊貫之善以賊情度之似勁旅十餘營足以了辦惟入秦以後糧食少而轉饋艱餉宜寬籌耳坐探陝西委員所發探報諸欠明確蓋撫節駐三原文報到省者多影響之詞未足爲據且秦中官紳每疑楚軍主撫畏賊故聞官軍之勝則疑聞官軍之小挫則樂道之也恃愛

故詳陳之

與劉壽卿

十三日行抵西安晤將軍中丞得知一切日內連接各處稟報均獲勝仗而初九日喻魏張勦馬長順於汧隴之交綏德州牧成滌泉定康勦馬天喜於州西斬獲尤多弟未敢深以爲喜緣賊方紛議求撫忽有大股同時并舉一擾西南一擾東北其意叵測而榆綏一帶土匪麇聚游勇哥老混雜其間此次竟又勾引眾回四出窺伺其不肯束手待斃可知察看局勢西南汧隴一帶防範易周惟東北榆綏一帶兵力甚單其甘肅撥來之英禮十營驕悍而不能戰見紫榆林立意與劉福堂厚基爲難如同土各匪臨境恐若

輩且句引爲患也 朝命宋提軍慶帶所部赴榆近因宋已告假三月不能速至改調張朗齋前往前得朗齋信云十月初間可以啟行此時計可渡河入晉惟時距大雪冰橋之期不遠未知能趕到賊先否也弟思陝境回土各匪人數雖十餘萬其能戰者實亦無多以全局言之須先將東北一路嚴密堵遏將賊壓偏西南老巢庶可一鼓殲除免其紛竄前此入 覲時面奉 諭旨須由東而西力固晉邊無令內竄卽樞邸議論亦以力爭此著爲是弟於入關時聞回復竄宜川卽請郭景亭率所部馬步由同州韓城前進如宜川賊退卽由雲巖進延長延川節節搜捕以向綏德與成滌泉合惟榆林則相去甚遠而山內崎嶇難行糧運不繼且亦無從購糧弟所部數營勢須進駐甘泉延安以當中路不能北駐榆林此外則無可調撥擬於貴部調撥一支勁旅由茅津河入晉直趨河保一帶相機渡河與張朗齋合力遏要衝俟一月後兄率勁旅繼至亦取道山西或由稷山河津以達宜川由雲巖出甘泉或由延長延川清澗以抵綏德或徑赴河曲保德渡河西向視賊所向會師壓剿而南其於大局似較穩妥惟大軍由此路進發必先於山西設立轉運辦糧各局期無匱乏弟擬一面咨請鄭小珊中丞胡方伯飭汾州代爲料理晉省辦米麪較陝爲易較北山尤易見在綏德亦赴晉採辦轉運也高明以爲然否

與晉撫鄭小珊中丞

秦中戰事鈔摺咨會可一覽而知賊數雖多然將士一心鋒稜甚銳當可漸次料理今歲天氣早寒冰橋早結幸貴韜防務得大力支持綱繆已固弟得託餘蔭免虞意外佩慰何言擾東北路者甘肅環慶平固一帶土匪游勇潰卒飢民附麗其中亦有甘回但非大股耳劉成疊捷外見又飭卓勝馬步由韓宜繼進其郿延一帶又增添兵力鼠輩伎倆遠遜於擒自無能爲惟鄙意須先清東北路一帶土匪然後致力西南較有把握見咨劉壽卿軍門由陝州一帶渡河入晉乘冰來陝機局似更周密惟陝中北山屢經兵燹土地荒蕪驟驢又缺辦糧料籌轉饋實在棘手不但壽卿一軍萬人須在山西購糧卽見入北山各軍非運糧於山西亦無從得

書牘卷十

十

食也茲特備公牘於汾州設立採運糧局非得地方廉幹之員紳不能集事伏懇飭胡方伯代爲謀之其價腳一切請卽將尊處應解弟八九十三箇月餉項撥付汾局作爲成本廣爲採購愈速愈妙克庵中丞言接得尊函擬將賑銀折米萬石解秦在晉無須見銀起解在秦則得實米入口亦兩得之道乞速決之如可推廣尙須續請發棠也

與鄭小珊

接二十八日惠函敬承一切今歲冰橋早成冬防宜急與其西岸貼防不如由東岸兜剿見咨調壽卿軍門由陝州渡河入晉再履冰入秦似於局勢稍宜而老湘營由晉之腹地趨邊道路稍夷米

糧易於取辦於軍情尤便承示此軍應由汾郡永甯過河與鄙見不謀而合當卽函知壽卿照辦惟接綏德州稟報土匪自勦敗後大股有竄擾米脂情事正擬馳勦尙未接據續報如東岸防堵嚴密則局勢無須改變否則老湘一軍仍須相機進止也尊意糧局宜設之晉屯營榆郡宜設之保德屯營西北宜設之汾州如鼓行而西又宜隨地安置具荷蓋誼關垂殊深感戢惟汾郡距河岸尙遠似採儲則以汾郡爲宜而轉運仍須於永甯分設方便取攜其過河以後則宜川延長清澗吳堡葭州秦中均宜設局轉運蓋北山以北採購極艱非從晉廣爲採運軍食斷難接續而兵燹之餘夫馱難雇卽轉運亦極不易將來仍須於各處防軍內給價代運

書牘卷十

三

耳承示藩庫正值奇窘欠解敝軍之餉無款可籌極知同處窘鄉定非虛語惟敝軍餉事并糧米合計僅發至三月而止刻值窮冬歲暮各路索領甚急無以應之而旨撥西征的餉又道遠莫致報解寥寥此次垂橐入關情況萬分窘迫所請蜀餉適穆春巖函牘催索甚急不能稍緩須臾不得不舉以畀之俾其就近取攜略資挹注專盼河東鹽餉以救然眉然亦不足一月敷衍羅掘早盡計無復之非老兄速賜手援秦局何堪覆按再四籌維如尊處萬分爲難或將貴轄州縣倉穀碾運汾局卽抵欠餉亦尙可暫救飢軍惟米粟宜乾潔可食庶北山各軍得均叨指困之惠不致如久繫匏瓜道傍苦李也此舉如可推廣行之則北山軍食當於割抵

尊處月餉之外籌款奉納斷不久累大邦希與蓮舫方伯速賜籌度示知以便預爲酌奪是所至盼後塢學士函來知已行抵尊處前疏未蒙 鑒允昨又以爲言不知 廷意云何惟潘琴軒方伯又奉 命來秦縱歸綏增防此事亦未知誰屬耳

與署陝撫劉克庵中丞

初九日接初八日夜信敬悉所示午莊稟來賊已竄至澄城之鴻原鎮彝峰稟則賊已退去計閣下發信後亦已接兩處稟牘矣卓勝於初八日由韓城拔營未知聞賊竄鴻原又改計緩進否蓋恐其竄郃陽擾及腹地也逆回四出竄擾固爲擄糧亦是探聽我軍進止此時自宜俟東北各軍進剿然後西南一路再偪賊巢免其

書牘卷十

三

聞風先遁各軍未偪近之先宜先將涇西布置庶可截其西竄劉壽卿已報初七日渡河計到汾州總須十餘日則此月杪矣張朗齋軍門曜聞已抵汾前奉 旨徑赴榆林昨又因冰橋已合 諭

畱數營於汾而滌泉上晉撫稟牘賊由米脂趨葭恐其窺晉計小珊尙書必催張朗齋赴河保弟亦咨張速往矣以大局論總要晉防穩固劉壽卿全軍由晉入秦然後我軍乃可漸圖擣巢尊意欲令三水之軍進正甯設法運糧糧足再請果臣全軍駐三河自是勝著然此時澄城正甯尙有賊蹤未能遽議及此將來如王家角三河均可進紮則洛川之防乃緩再說未晚也尊處如進三水兵力自宜稍厚弟處當撥兩營助之然兩營亦未見厚如何如何西

路形勢穆軍無可撥卽欲紮鎮原我處亦無可撥今日見雷緯堂據云同意必竄河狄尊意擬屬其紮涇鎮之間及鎮原縣未知能任此否聞該軍頗有通回通游勇者恐其放走也曾嵐生日昨到營弟畱之營務處未便促其赴雷營渠初到此亦未可強其必往弟見飭周提督蘭亭與緯堂譚論一番看其意何如如周蘭亭肯往亦於雷有益緣伊與雷本舊識人尙明幹曾當過統領亦能戰也退庵昨日來三原當已見面伊意欲進邠州欲黃彝峰移鳳翔其原議鈔上乞閱之

與劉福堂鎮軍

十三日接十月十六日公牘知逆蹤東竄注意包頭同時接山西

書牘卷十

三

署撫台函開知河保竄賊經閭鎮邀擊未得渡河見催張軍門曜由河保渡河赴榆進剿惟許久未接綬遠定將軍信未知包頭一帶防務已否周密逆賊蓄意東趨其竄撲包頭實意中必有之事晉防今歲較前兵力稍厚或可共保無虞惟榆鎮控制河西當賊來路若不能迎頭截擊扼其來蹤復不能於轄境內縱橫埽盪擊其東北狂竄之勢致巨寇得逞無論嚴譴難逃抑將何以自解來牘意在催晉嚴防原無預爲諉卸之意然責重轄疆坐視狂寇狃猖徒望鄰封堵禦於理於勢均有未可延長一營想已到防前在河南募來之勇人數多而雜到榆後如何整理情形未見函牘殊爲懸懸希卽於接到此函後將一切確實情形詳明示悉至屬

至屬近時東北路賊蹤情形希并隨時馳告榆林距此甚遠北山驛路難通所有函牘須專馬過河發驛馳遞庶期捷速

與劉克庵

鴻原鎮賊既竄走是否仍由宜君舊路當有要截之兵乞示之崔木竄賊德發兩營初八日卯刻發稟言初七日夜賊復回竄彝峰報初八九等日追賊情形則言崔木一帶已無賊蹤情事不符以時日計之彝軍僅後德發過崔木一日稟中并未敘及德發初七日到崔木德發另稟既說酉刻後有賊至何以即回原防是不可解弟已札詢彝峰矣崔木無賊即退庵乾州之防似可不赴故弟即飭其休息數日後仍駐鳳翔董志原回逆有將眷口送平涼者

書牘卷十

西

大約豫備官軍進剿打敗脫身之計未必即竄陝西甘肅既無營扼河狄之衝只好不管橫豎官軍要進甘肅也吳退庵力言宜赴邠州以已營單薄守鳳翔不敷分防若如尊論則邠防亦非退庵所能分布自以退庵駐鳳翔爲是此老治軍精實而不能寬宏將來須與弟爲一路尊處所畫調彝軍由鳳郡前進各策均可不議免致紛更周蘭亭是弟鄉人曾在李少荃曾滌侯處帶營者非周東興也雷緯堂此來專爲索糧索餉耳弟再四與之詳說伊總言要派往那路即往那路只是有人管糧餉支發伊便專顧打仗言外之意頗謂已軍能打但少糧餉掣肘卻於勇數不足不精用人不好一字不承弟屬其將如何整理如有把握徑由涇州鎮原下

營糧如何辦每月應需糧若干鹽菜若干自行通盤籌畫再爲打算伊尙未回復此軍恐未能整理得用不必另委員前去汾州設局鄭小珊已諾辦但祇言飭司破運而未詳設分局之地尊意晉之分局宜設永和大甯秦之分局宜設吳堡延長自當照辦惟大甯永和之局究未知於軍行道路便否擬但札晉藩與原守屆時酌之大約綏德吳堡必應設立轉運分局則毫無疑義耳綏德吳堡均由滌泉委人延長卽委揀發知縣黃鶚惟必俟卓勝將到延長然後黃鶚方可去耳劉效忠馬步已到省點驗馬只五百餘步只八百餘見飭方守與議先撤後甯尙未回信而沿途已疊報搶案矣北路土回各匪均向東北趨人馬不少似其意在歸綏鄭小

書牘卷十

五

珊已請豫軍張朗齋提督曜由河保入榆林河保迤北冰橋滿結如履平地恐必難周防如果有此則東北大局又急矣

答劉壽卿

接十八日洪洞來函敬悉台旆渡河遊行徑指汾郡沿途秋毫無犯計三晉士民無不仰頌德威誠足荷天庥而揚聖武不獨張吾楚軍已也鄭尙書胡方伯函來允動破倉儲以抵協項果肯廣爲運購則沿河各處實無難聚米爲山計晉專指八月至十一月未解之項而言欠解秦餉及卓勝之餉實已十二萬分途採購計供貴部外尙可潤及秦軍也承示擬畱二三千人在東岸辦糧而自率馬步各營多帶行糧由軍渡過河分路進剿足徵盡畫周

至卽乞於抵汾後斟酌行之千里而遙弟未能懸揣也惟東岸運局仍不能不畱軍護之榆延一帶土匪頭目係董福祥高姓及扈彰高賊已伏冥誅扈彰已降惟董福祥及高賊之黨李雙良等尙在人數雖多能戰者不及十分之一聞甘回蘇阿渾有馬數千甘省潰勇從逆者兩營在賊中稍爲兇悍聞大軍至自當膽落惟遏其東趨尤當杜其北竄弟擬於大軍進剿之時飛致張朗齋劉福堂由邊牆之南埽盪而下金和甫照料草地一帶以重包頭之防郭善臣全軍由延長出延安直擣賊巢乃期蕝事耳台旆由東路進最爲勝著惟糧路必須嚴固庶免北山購運之艱

答彭雪琴宮保

書牘卷十

美

西旋入關接奉良書并承畫筭見寄展玩再四如對故人且感且慰辭官終制復因 朝命暫展行期出處進退緩急罔不理得心安求之古大臣中尙不多見何論今人將歸仍舉軍儲分贍飢卒公私義利較然不欺老頭陀且作檀越布施上庵寒衲合掌領齋阿彌陀佛願恆河沙變粟顆滄海化甘泉羹薄粥作一場清供也關隴浩劫未了者闔黎仍作殺人放火句當果何時放下屠刀恐說偈西天無復衡峰撲鉢時矣夙因猶在後晤有期公但拄杖竦之節飲簡慮久遠住世手此達誠是無上咒

答潘琴軒方伯

接展惠函知 帝廬西顧仍 命重持鵠節助掃狂氛聲威厥加

定卜羣奴膽落弟衰疾日增無能爲役載聞雄師西嚮共賦同袍不覺頓爲氣壯也承詢貴部是否儘此八營抑或全軍同往及將來應由何路進發謹就此間時局預爲陳之秦所患在回逆土匪潰勇飢民四者之中潰勇回逆稍爲兇狡土匪次之飢民則志在掠食人數雖多不能與回鬪尤不能與官軍抗也回禍之起雖由平時與漢民積釁過深而實由其中桀黠之徒幸災樂禍阻兵安忍所致迄今屢次求撫仍無成議則良者求撫不得彼桀黠者恐撫後眾敵已必不免也潰勇之起由於餉絕從前辦賊諸公誤於重兵巨餉蕝事可速之說微調多而餉不濟所募無著之徒逃散者多聚而剽掠甚且流入賊中穿黯敵號衣公然列械抗拒無餉

書牘卷十

七

而好擁多兵效乃如此弟之立意不肯增竈者有鑒乎前事耳今麾下衙 命西徂弟既有所知不可不告關隴之事籌餉難於籌兵籌糧難於籌餉籌轉運又難於籌糧其艱阻情形迴殊各處與其悔之事後不若慎之事前麾下軍餉所自出不外江南山東少荃閣部既調鄂任則江南協餉主持有人未能取懷而子縱穀山兩生惠而好我度亦不過於應協餉項挹彼注茲求其別開生面恐有未逮穉璜中丞於應協關隴餉項一任函牘頻催率置不答其光景不想可知且宦轍靡常人情冷煖各異縱江南山東暫能慨然相許苟一旦更調去任後此難必其不食言是麾下求之而應不過於協餉內分成相與且恐後此難以爲繼彼時仰面求人

廷尉山頭情景萬難設想若求之不應則固弗論也來書已懇李伯相丁中丞通籌一切俟接覆定議再以相商計此時已有定說矣鄙見如雨生能惠然許可宜指定某處釐金由麾下委員經收轉解而與協濟陝甘常年的餉兩不相蒙庶爲實際斷不宜虛邀口惠致將來巨累滿身噬臍無及也關隴之不能用眾患在土地土荒久生穀無資糧食翔貴異常糴本最費又地勢不如燕齊豫晉之平衍通車處少通夫馱處多亂後人物彫殘車馱難覓轉運所費幾於費一石而致一石勇與夫日食所需價貴倍蓰不能不籌津貼之貲大約他處能養一兵者此閒宜准名半之費始可敷衍以尊部四千人核計每月須實銀三萬五六千始免拮据若再有增加恐餉源旣難而買糧尤難耳至入秦之道三月假滿就途則河冰早解似仍是由汴洛入潼關爲宜

答閻丹初中丞

員青選回知台從無西旋之意殊爲失望陝西吏事頽廢已久釀成大厲賢者尙以爲亂邦不居事可知矣里差擾累無窮克庵中丞立意禁革已會銜刊發示札通行流差名目概行禁斷卽兵餉軍糧軍裝軍火過境亦限其數而給以資不數日後各郡縣當有所見也朝邑事上年欲加料理旋以北援而止其時鶴儕在秦無可付託今克庵能力任其成已將尊函付閱會札辦理凡地方事係撫署專責總督例駐蘭州秦事粗了卽須度隴不能久於此也

答金和甫都護

接讀函示及大疏各稿屏絕矜夸之習獨於萬難中布置井井憂勞王事語語血誠弟與閣下神交久矣覽此尤深佩慰嵩武軍爲晉中丞畱駐河保計解凍之後乃能西來劉壽卿軍門昨有函來已抵永甯計日當已抵綏此軍與成滌泉太守由東面進卓勝郭提督居南雄師在北尙望合力并規早清北路是所至望弟前因北路情形孔亟尊處兵單餉絀深爲懸心擬撥敵部吉林馬隊三起前赴麾下聊助指臂而初到秦境人馬宜稍休息又須整理訓練乃可卽戎當俟餉項粗裕卽令裹帶前來此間請撥各省協餉時至歲闌幾同畫餅又已剴切縷陳未知得蒙 兪允否尊處

書牘卷十

三九

誼關一體分當豐嗇共之見飭朱守學篤帶解餉銀一萬兩交綏德成守收存聽候尊處派人提取聊濟急需希卽照入

答楊石泉

接十一月二十八日函牘得悉一切西事因從前無餉而多所徵調於是擾掠不堪偏民爲賊民盡逃亡兵無從擾掠旋亦變而爲賊今之爲亂者不下二十餘萬回少而漢多其明驗也鄙人才不了此當有了事之人然不能集餉而問平賊竊恐韓白復生無能爲也來示言浙之財力亦復不支自是實話然浙亦鄙人經歷之邦當初在龍游嚴州以前苦窘情狀正與隴西見在情形相等若今日之甘肅則易子析骸未足喻其百一也未濟老兄猶能憶及

否以老兄恬裕之操棄此官如敝屣固萬無西來之理張老頌禱亦萬不忍以此相瀆假如萬分一建身開府忽臨關隴舊邦彼時驗以鄙言亦或謂百聞不如一見也朝正展覲或有他授但願福曜不離東南爲幸

與吳退庵

頻接函牘具審瓦子譚捷狀欣幸何似董原之賊方在求撫而各路紛告回逆內犯有爲之說者謂是甘回別種所爲非董原之回也實則無論陝甘無論議勦議撫見賊豈有不殺之理况撫尤不可不先之以勦也此役斬獲甚多足寒賊膽惟細察各軍所報未能盡同其出於妬功者有之其因未及目覩不敢信爲誠然者亦

書牘卷十

辛

有之弟於牘尾仍就事論事不敢掩其功伐而請獎則容有待焉計高明能亮之也用兵日久各處軍報多存夸飾實有未堪覆按者希同志君子一共灑之臘鼓聲嚴鼙聲四起甘泉尤急惟盼元尊能以寡擊眾魏年登及猛字三營就近援應克遏兇鋒至卓勝新軍則尙在同州雖催其速赴宜川以應甘泉之援恐未能年內赴之其崔木漏竄之回騎已派輔營馬步由咸陽醴泉截捕矣

與郭善臣提軍

已

貴軍以籌糧爲苦早已知之而竟無從設措茲擬以一半畱駐韓城宜川延長延水關干谷驛一帶以資鎮壓辦土匪一半由閣下

自帶由洛川中部宜君出山河

斷不能再多以洛川至山河一帶辦糧之難更甚於宜川延長各處

也切勿與高果臣軍門會同進剿如此則各營可以就近取糧而
自誤分剿土匪回匪均資分布若併聚一處則無從籌糧矣洛川以西
雖有中丞籌定採運糧局然皆有各營指定搬運不能挪借見咨
請克庵中丞再加採辦以便貴軍搬運俾得按日進行一過中部
宜君則無糧局必須貴軍自用騾馬馱載

答劉壽卿

董福祥求隨征剿回逆爲報復計亦以董志原爲金穴也惟若輩
收錄一兩營作鄉導可也過多則非所宜且北山以內地土荒蕪
無糧可辦多取若輩未得其力而先受其累將來散遣亦頗費手
愚見莫若挑其精壯作爲運夫專司轉運軍糧庶爲得之運糧之

書牘卷一

三

法長運不如短運自磧口起至綏德州畱一營轉運自綏德州起
每四五十里爲一局得壯夫萬人可設二十局由綏德州起至鄜
州不過五百里每局五百人每人日給粟米斤半算錢六十鹽菜錢三

十文計每人日需錢九十文萬人一日需錢九百串每月二萬七

千串以兩月爲度亦不過五萬四千串耳聞磧口向爲口外糧食

總匯之所每歲清明以後到糧最多似粟尙易得粟既易得又有

夫局轉運則貴軍糧食可以無愁此外壯丁則給牛種令其耕墾

荒地日給粟半斤老弱婦女亦然請卽屬成滌泉照辦弟於三月

十五取山西匯票銀五萬解綏德州轉交滌泉其未到之先請由

尊處墊發俾得趕緊於磧口收糧董原回逆於初八日傾巢出撲

經黃彝峰痛勦陣斬逆目虎麻子趙明升等是日雷緯堂擊之政平亦獲勝仗初十日截之獨店又大勝問之生賊據供賊本欲奔金積堡因馬化澂不肯收畱并送以一千五百駱駝馱載之糧故有內犯之舉然實不能戰矣擬於青草發生時徙巢他竄大約由金積堡以赴狄河而今日接甘肅鞏秦階張道稟狄河之賊已敗甘軍數十營甘軍退至鞏昌賊有窺秦州之意恐將與陝回合勢尊軍於布置定妥後請卽由安定延安赴鄜州出合水截其北竄之路所有安撫事宜請卽交之成滌泉酌畱數營於綏德以顧後路轉運何如董福祥賞五品功牌俟其出力再保可也又進兵之道未可拘泥然總須糧運接續得上乃可指揮如意獨往獨來尊

書牘卷十

三

軍進止弟未可遙制軍糧多少弟亦不知然延鄜一帶各軍皆以運糧維艱僅敷各軍之食不能通融尊軍進勦似須於半路設立屯糧之所運足一月以兵護之而後可放心前進用降人壯丁作運夫固是一策然亦防其半路拐逃似不可不用官軍監之又延安以北游勇士匪句結成羣時出劫掠此亦非運夫所能保也此等處想高明早已籌及至進兵之路董福祥本地人地形熟悉必能明之應由延鄜與否弟不遙制貴軍獨勦一路不與別軍合隊更可出奇制勝尤所望也公牘中雖指明延鄜一路儘可無容拘泥只盼糧食充餘運道無梗則投其所向無弗如志耳相距太遠

一切均惟裁酌施行

與劉壽卿

前信發後適接滌泉稟知賑撫安插諸事頭緒紛繁勢難獨任其所論降眾宜分起安插耕墾庶無意外之患實是至當不易之理然非藉雄部聲威鎮壓料理若輩何能俯聽指揮非及早分布開墾自給何能久遠賑撫令其坐食董福祥前此曾經投誠因全副都統不能籌辦安插是以中變惟扈彰一股人數甚少經中丞安插延安耕墾自食并自修堡寨至今相安無事若輩情稍可原固宜予以自新之路若不爲籌久遠之計但冀目前無事則數萬人終日半飽其能長乎董福祥雖樸實無他其眾雖皆聽其號令然一時偶語紛紛變生不測恐董福祥亦不能禁約如果有此則陝局又壞而麾下前功亦棄殊非計也滌泉請麾下畱一軍駐紮德將降眾拆散安插挑其精壯頭領隨營均有所見又昨接克庵中丞信所論尊軍進止機宜實皆切要之談伏希詳覽而審擇之是幸

與李少荃伯相

久不奉書想動定胥吉聞正月履新贊化調元新猷聿暘此固三楚窮黎所日夜禱祝者也東南局勢漸完中原亦以次安定而江漢實天下樞紐安危攸繫形勢使然當此銷兵之年解甲而未得歸農者實繁有徒安措殊非易易未審何以策之 朝廷衮職天下軍儲責萃一身望專三德知必有非常籌策宏濟艱難者願得

聞崖略一拓心胸也西事糧餉兩絀人土均荒雖使賢者爲之亦多束手況不才如鄙人其焉有濟明知朽質庸材莫圖報稱而不得不以一身塞其咎亦謂天實命我誼當不辭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校亦不敢校也彼塢學士志在匡時簡總樞臺實賴匡據關隴難苦情狀必已稍達清聰伏希鈞衡曲垂鑒察其西土數億生民實拜其賜詞不宣究

與王孝鳳

別近一月思仰良殷覽來告有同情也人才不擇地而生亦必因時而見關中豪傑近不多見良由振起無人先生有道啟之牖之安見今必異於古盼之盼之方望溪先生作李剛主墓志以剛明

書牘卷十

書

耐苦爲其得力處此最是晚近醫人妙訣先從此用力終不失爲有用之才反是則農荒於疇士敗於庠序安望其不懈及古乎八股入韻最足磨礪心思令其入細西北風氣無所用心正宜加意講求無論文字工否但令其胸臆中多數句書往來灌溉便少些許粗俗也先生以爲然否戰事正得手忽有兵變之警果臣一時良將不幸慘遭其害并進之策遂因而誤幸叛卒敗退之後拔出甚多其走投回夥者亦發兵捕逐務令罪人斯得或保無他劉壽卿所部亦有兩營爲逆旬餘未得緞德消息殊爲懸懸

答劉壽卿

此次變起倉猝知閣下必憂憤殊常相距過遠無能代爲籌策亦

知閣下平日待士之厚臨時處事之妥赴機之哲實非尋常所能及其藏事亦必速也此事弟未接成滌泉何提督稟報之先金都護鄭尙書已先後馳奏弟處拜摺兩日後卽奉 寄諭初次 垂

詰原由二次則 責成麾下辦幸於二月十五日已經辦妥足慰 聖懷惟弟處雖接有劉鎮厚基及宋軍門慶馳報平定之狀卻不甚詳必待尊處報至乃可據以入告也近時軍務告藏各省勇丁無所事事盡萃而之秦而哥老會匪與之潛相勾結遂成異患昨次辦理高軍叛卒擒斬千餘收輯二千餘而原未從亂者又一營三哨通計果臣八營步隊翻多出千餘人此非游勇混雜之明證乎哥老會匪起於川黔盛於三江兩湖稍遲則淮皖豫諸軍

書牘卷十

三

亦將被其傳染世局之憂殆無紀極而吾楚湘獨被此惡名亦可謂冤矣弟訊辦戕害果臣諸公元兇丁玉龍熊定邦朱得達李長林兩貴州人兩江西人其斬梟者四川之人湖北之人尙多於湖南之人也此次事發最速而禍亦隨息尙是至幸惟事定之後宜嚴禁哥老而欲嚴禁哥老非嚴禁游勇不能清其源如果時時察禁若輩無從勾煽不難挽此頹風也此次失於覺察之營哨各官本有應得之咎諒尊處必已據實開報候接到後斟酌入告不存成見不從苛刻務持情法之平可耳董志原已收復回逆敗竄後彼此睽貳機有可乘不但陝回與甘回彼此殘殺卽陝回與陝回亦彼此分離不成氣候惜軍糧不能應手而餉項轉運無一事不

艱難拮据未能如願深切焦煩閣下了妥此事後仍須將軍糧採辦廣爲儲積多買駱駝并雇趕駱駝之夫

須由口外雇覓內地人不能餒養如法

乃

可合用計高明早已籌及矣董福祥及高李降人多環慶平固之人渠輩既思回故土此時回巢已空慶陽一帶已可開墾安插令

其各回原籍耕墾自給可免兩次安插煩費尊意以爲何如戶部

撥銀十萬兩買糧運濟頃得定將軍書已預飭買糧俟銀到即可

起運惟陸運不便擬由水運葭州想亦可行也甘肅回逆有三處

必應痛剿一西甯之馬忝

音近

三一河州狄道之回一金積堡之

回就三處而論金積堡馬化澂名雖投順卻極狡詐恃其富豪恃

其地險

四面皆水

爲甘回所推服陽受穆署督之撫陰與陝甘各回相

書牘卷十

美

通地居甯夏靈州之間扼黃河之要此處一梗則甯夏花馬池磴

口甯條梁包頭歸化城之糧食百貨不能由甯夏以達蘭州馬化

澂爲甘回陝回所推奉董志原回逆與通貿易故踞原四年之久

甘萬之眾資用不絕所掠陝西財物銀錢多半歸於金積堡馬化澂

董原之回攻掠陝西肆擾不休上年聞大軍西征又嗾董原之回

暫時就撫待時而動弟所以燭其奸不允所請者此也以大局計

之欲平陝甘回逆非先攻金積堡不可而攻金積堡非甯夏固原

均有勁軍夾擊不可從前雷曹兩提督攻金積堡因糧運不能接

續後路被其截斷遂至一敗不振而從東路進兵非熟審路徑擇

水草佳處屯積糧食層層漸進不可見在花定一帶回滋擾

諭旨令金和甫都護回援和甫長於馬隊其人素無脾氣可以共
事惟英禮十營步隊係胡世英舊部深慮其不可戰弟意擬以全
福馬隊助之令其嚴汰步營而以宋祝三豫軍數營易之當可得
力其軍糧則取給於北岸牛頓尊處了妥綏德後請亦從花定下
手由金積堡北面進名爲勦花定之賊實則注意於金積堡令彼
不疑迨逼近金積堡後多用開花礮攻其城可望得手此關一開
則威震全隴乃收全功也姑預以奉告至於進兵次第非先將糧
運辦通不能動手也度隴之軍五支一由花定趨甯夏擬金和甫一由
花定趨靈州貴軍一扼固原鹽茶雷提臺一扼涇原弟自去一出秦州汧隴
之軍乃爲周密商之何如

書牘卷十

七

答劉壽卿

兩接函牘欣悉大局速定深爲浣慰惟亂之初生風謠甚惡不特
金都護鄭尙書入告之詞語多不擇卽何作霖所稟亦係隔岸傳
聞未可據以爲實惟此事雖起自外來游勇而究由軍中良匪不
清所致分統及營哨各官平時失於覺察臨事被其劫持平心言
之惡得無罪此時專務含容恐非所以明是非而謹軍律也綏德
城陷外堡寨被攻者百餘處此豈盡外來游勇所爲見在游勇叛
卒旣除應卽勒將游勇叛卒剽掠所得官民財物牲畜繳出歸還
原主雖不能點滴歸元亦足明正己正人之義應辦各勇希卽察
實辦理至來牘所擬安插辦法均係未知董原已經收復回逆遠

颺之故

有云見在預望城黑城子與甘回打仗者
有云已向花馬池定邊者有向秦州者

見在局勢既殊

董福祥等各起難民自應安插故土一切已於牘尾中詳覆矣滌泉不敢擔此大任亦自揣才力威望不足及之此時更無庸議以目今局勢而言先將平慶涇固料理妥當乃可漸圖隴西此等處得手甘肅軍務乃可料理也董福祥等於各處形勢自必周知其嚮導亦可得力惟人至數萬雖良善爲多而嗜亂者亦必不少仍須慎密出之未可稍涉大意李棟旣又他竄自當設法辦理此豈可折柬致之古云受降難於受敵乃閱歷有得之言自家部曲尙難保其盡爲孝子順孫况邊荒數年不靖之徒也

答綏遠城定靜村將軍

書牘卷十

美

頃奉公牘并展惠書敬諭德威遠播經畫咸宜翹首旌旗無任欣躍董高諸股本甘肅平慶一帶民人因被逆回偪擾無家可歸迫而爲匪劉壽卿軍門於痛勦後允其就撫事本可行惟人數過多安插開墾均須先籌糧食陝北連年兵燹千里蒿萊糧食旣無可籌告糴他方轉運尤難設法承允代爲借籌并蒙籌及駝載水運兩事因地制宜靡微弗喻公忠之誼惠及鄰疆感佩之私何可言喻金和甫見尙駐節榆林成署道已回綏德尊處購到之糧卽請飭全由黃流南下徑運吳堡更爲省便如駝隻有到卽令由吳堡裝運綏德又可免陸運雇覓馱騾之難而劉軍門與金都護分道西征亦可均資裝運其感荷又當何如也前月中旬果軍忽變其

時正值擣巢之師悉銳深入拮据不遑幸各營同申義憤五日救平私衷稍慰乃於時又聞綏德之警浮雲蒼狗變幻無端幸壽卿聞警馳回軍心復定見在兩案叛首均已就縛弟與壽卿均手刃元兇稍雪憂憤惟忝總師干因撫馭無方致一旬之間兩次軍變雖 皇仁浩蕩未卽加以嚴譴而自對實亦無顏耳

答庫仁庵將軍

三奉惠書久未奉復緣日間酬接紛紜思慮煩雜故也靜村將軍函牘於購運糧食一事極費籌策佩甚感甚見復去一函請其全由河運徑達吳堡所省運腳甚多如駝隻有到則和甫壽卿將來分資裝運尤利戎機也其致尊處一件檢送以便作答今日接晉

書牘卷十

三

撫咨部款已於初九日委解綏遠計月內必有糧起運靜村因麾下有函見託故分外關垂然則十數萬災黎均拜仁人之賜矣果臣 飾終之典甚優足令行列生感弟訊諸叛卒軍門平日待爾曹有何薄處爾曹至此亦可直說丁鄔兩逆皆無詞以對但云本想殺賀茂林不料人多不能自由也鄔逆雖手戕主將而臨刑時亦云罪該萬死但求開恩一刀了事其餘有云自戕害軍門後各人心中均不明白有向東走有向西走有走一夜至黎明時尙在原處者有云二十一日二十二兩日羹飯不熟者有云恍恍時見軍門者弟作祭文畢時已半夜正哀吟聞忽一雀飛入幕中旋轉不去侍卒送之幕外旋又飛入以味銜侍卒之手甚牢此非果臣靈爽式

憑耶此案磔誅者五斬梟者七十二而各營之擒斬錄供申送者不與陣斬又以千餘計亦可慰果臣及諸忠之靈惟殺犬鼠萬千烏能償吾果臣之命耶一慟綏德事已了首逆已悉數獲誅聞其肇衅亦由游勇哥老而風謠所播彼此異詞壽卿憤激之餘與滌泉時多齟齬見擬乘回蹤遠竄降眾思歸之際盡徙之西邊以規久遠惟糧運一事終是艱難而餉事支離動形牽掣挹注無從不能放手作事殊可慨也南人不願西征之說弟三年前已有所聞且曾以實情入告弟由閩浙移督陝甘原不擬多帶南軍比至秦數月而關西豪傑邈然寡儔地戶荏弱殊常客軍則邪莠雜伏不得不糾合舊將與賦同袍上年于役燕齊目見淮皖豫諸軍行徑

未敢擁以自累而東諸侯則方圖以秦隴爲壑必欲盡驅桀黠之輩置諸荒寂之區弟於捻平之後早已論列及之而人各有心莫肯見諒則亦無可如何耳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如西北有可用之將可用之兵而主兵者必欲倚用南人則無詞自解也如西北兵將均未可深恃而并南人亦欲廢之其可乎昨次訊決之五元凶皆四川貴州江西之人此固南軍而斬梟之六十餘犯則亦多興漢前年應募之卒獨非秦產乎論者或謂董福祥各股可用鞏昌黑頭勇可用然董高李因回逆擾偏轉徙陝北其畏回不能相抗望風而靡何以異於秦民鞏勇與甘軍數十營見已由河狄退至鞏秦擾掠特甚何以異於今日之皖豫諸軍乎弟

本意以選將爲先務漸於秦隴物色人才由士卒拔什長哨長由什哨而拔營官將領異時或可別開風氣目前則實無從措手也因垂詢之切姑妄言之未審尊意謂何

答劉克庵

接初三日書具知一切正甯糧運一事先得筱塢兄書知蒙允可弟喜出望外當卽遵兄意徑札璞堂太守而不會銜記曾於復尊函中言及待有頭緒再遵命放歸以慰太夫人也及接璞堂公牘則堅不肯從弟於牘尾切致之而未敢徑以奉達蓋語意多涉訓飭儼然長官之於屬吏而飭吏錄布尊前恐兄意不謂然耳未接筱塢信前曾曉嵐管敬伯均以璞軍進正甯辦轉運爲宜弟告以

中丞之貴介所帶係中丞之親軍未可徑調且正甯距慶陽尙遠須再進數十里乃便前途轉運又恐璞堂不願往也此數日中弟正草三疏一切頭緒紛繁旣不能不將大局略敘以爲續陳張本而各處尙無定見稟復一經說煞以後又難著筆其難其慎且作且寫致稽裁翁夫豈有他已會三前銜具陳董志原事兩前銜具陳宜君綏德軍變事於初一日申時拜發宜君疏中於三囚請

旨重辦於周楊請革職畱營而不請部議蓋出入甚懸旣擬結其重者不便又將其輕者另候部覆致涉兩歧又綏德事同而情罪迥異同時變起同時并了而宜君非嚴辦不可綏德非輕辦不可彼此皆有攸宜若概交部議旣慮難期允當若提出另請部議又

涉參差不成體段四顧躊躇帳中獨語惟恐人聞疏成且未敢以示人以三囚羈於奉天獄中恐有漏瀉也閣下久未見摺稿必又生疑而孰知此旬日內用心之苦固有千言萬語所不能盡者哉弟頻年奔馳支應局能結大帳自設駐陝支應局委用沈吉田設西征糧臺奏請袁筱塢而後漸有條理諸軍欲於弟未度隴前將楚軍餉數一一清楚作一小結束而各處造報不前不得不通飭造報以歸畫一尊處左右翼未設營官係閣下自帶與弟之親兵等以其爲楚軍也而通飭造冊亦未爲過且此等事亦是數見不鮮從前張集馨以隔省署藩司咨弟造新募之楚軍尙費清神與梅村石泉造冊亦不能議其非夫以隔省藩司令襄辦軍務之京

書牘卷十

三

卿造冊尙無詞駁之則今日之以楚軍總統通飭楚軍造冊似亦在有例可援之列此等照例通行營官之件弟當時畫稿未及檢點并不記尊處曾有開摺在案亦不記左右翼總哨不管帳目之

楚軍營制總哨卽是旅官與營官差同兄所知也

縱使錯謬與閣下立意齟齬在閣下

亦未可指斥其非何必因此而推求其起謀造意謂必是清摺中有舛錯慮其有冒銷情弊也尊諭追隨十有餘年其見重者惟此耿介之操今忽致疑云云閣下自金盤嶺共事以來弟薦士之疏屢上往往於功績從略而志節獨詳前疏尙有制行清嚴四字其不負友以欺君亦可見矣今忽致疑之說何所自來謂由旁人

之言未深究其故其果何所聞而何所見乎謂想當然耳則莫須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弟於營務諸君向皆以情意孚洽至於大事大疑則頗取獨斷不貴苟同除王貞介一人爲生平所推服未嘗一語違忤外如閣下及石泉則閒有可否不嫌異同自此以後則一手包攬未敢委以重寄凡在營僚友無不知之且有勸弟任人則逸者弟不敢從於其請歸則資遣之非但不敢慕維繫之名亦嘗有人不易知之歎也來諭見用之人實非可與從前之人同日而語此誠不易之論然從前之人如閣下及石泉者固不易若夏小濤吳子儁以及祝爽亭尙非難及之選爽亭之不虛心敢爲大言厚貌深情而中懷不甚坦易則允無可取也曾嵐生接充總理營務處時弟以營務猥雜令凡才平庸下者均不得冒居其閒退

書牘卷十

三

處委員分任各事其人有才識肯任事不過英銳而少涵蓄以此不爲羣小所喜而邵陽之魏銘因不爲弟所賞遂告病出居乾州

又稱因就醫赴西安捏造蜚語四處騰達

弟尙飭軍需局撥給醫藥之資令其調治痊愈

來營念其遠道難歸也昨事覽乃飭回籍

前三日得老妻家書附魏銘寄內姪周雨生

書寄覽以發一哂可由此類推矣尊書所謂某統領送馬三匹者

黃彝峰也黃在本籍由諸生入黃子春幕中曾君舊識之其賞拔

由此

後嗣黃子春兵事彝峰又其僚佐也

上年曾在尊處歸時撫議先設局收馬尊

意令曾司其事曾騎官馬不合式因徵馬於黃得兩馬一菊花青

一黑馬弟所知也贈馬乃軍中常事不可以贓論朋友交際亦古

今通義使某統領而非黃彝峰則言者訝其無因致前遂騰口說

可也若本舊好而以其俘獲之餘相向遺亦可坐以不潔之名乎
當曾來秦時舊部從者三十餘人求補入差官大旂弟未諾之僅
允其補勇額若輩多保至三四品右職不願也弟諾給以盤川令
其南旋後未見其領取聞已由曾措資散給遣去矣一百五十兩
之款聞卽假之黃彝峰者哨長送騾之說則實無所聞弟營每棚
發一騾均食官料哨長所得不能供多馬之費草料貴時每馬須費五兩故少
養私騾者一百四十兩之騾無可賣亦無可買此說似不確弟無
所聞也至曾管汪狼狽爲奸竟有門路可鑽之說實無所聞其狼
狽爲奸必有事蹟可指如事蹟無可指則姑就其所謂門路者言
之弟歷無骨肉至親隨營又向無門丁之說軍中巨細皆一手經

書牘卷十

四

理雖無才無德卻亦無嗜好兄之所知小人不得而欺之君子亦
不得而犯之然則所謂門路者何在自念未受督篆則舉劾之事
不得而預事之關係地方者則殫精竭慮未敢放過至於軍事尤
責有專屬功不必居而過不能諉也此次入關以來所行所爲雖
不能悉當人心然此中可對君國可對官民可對朋友差堪自
信閣下相處有年縱不能相知以心亦可按事考心直言規我如
果省中謠詠紛乘所指過失不爲無因則直舉以告令我得聞已
過俾獲直諫之益感且不朽如不肖諱匿其短強辯飾非不可理
喻不可言感而於大局必致貽誤則露章劾之可也若流言入耳
不察其是非真僞不考其實蹟而遽以駭人聽聞爲言其於大局

無益而友朋之義已虧矣當巡撫造總督謠言即可當總督造巡撫謠言如察其事無左證而敢於造言誣讟下流訓上君子惡之縱不下之於理亦當辭而闢之以明是非而申正議何乃同聲附和藉悠悠之口佐其喜怒乎語曰大人不倡游言又曰流言止於智者願公畱意數年以來人之背後說公者豈遂無之卽同時在弟營務道公長短者實不乏人然究能離吾兩人之交否乎弟亦曾舉以奉告否乎當新合無閒時蘇張之辯有不得逞及其志睽情渙則道路之言亦得因而閒之今試譽一人則美言日進矣斥一人則瑕釁日聞矣讒謗之來謂非有以致之彼譖人者其敢肆口詆排不遺餘力哉閣下在西安當司道衙參時於曾管大加菲薄實則曾管非陝西之官非陝西之紳所辦者弟之營務與司道無涉原可不必卽如來諭物議紛騰恐爲弟累祕而不宣於心難安則與弟言之可也屬司道函陳於弟亦無不可乃因物議紛騰更從而引伸之乎欲知曾管之善惡於營務則觀其修廢是否有當於支應則觀其收發有無條理足以定其人矣或謂弟與公近時議論不無異同疑曾管構之則當論異同之孰非孰是弟與公聽言孰兼孰偏且論弟向來肯受人穿鼻與否亦可得其大凡來諭又謂當弟鄙夷之時敢攻訐人之隱情者實以此中關係大也弟與兄同官一方勢分等耳不鄙夷於營務臬司之日而鄙夷於同爲督撫之日乎平日見官紳無不言撫臺不要錢肯任事愛民

勤政非我所及不鄙夷於大庭廣眾之中獨鄙夷於幽居獨處之地乎且人各有其志各有其事我苟有可鄙夷者在則非軒冕所能榮史傳所能掩我實無可鄙夷者在則名業自在人間非一時一人所能掩抑也至此中之關繫其爲公事有害於國計民生者公可直陳於殿陛之間其有害於弟聲名事業者公既嘗爲言之我自聽之不聰致貽伊戚公亦可無恨也若慮同役而不同心徒多牽掣則和而不同不依違畫諾亦何不可之有請公省思慮以滌煩憂不必以此自增擾擾此閒并無人作詩省中所傳夜復行未得其詳汪牧官聲平平尙無苛政民風極樸愿可喜晡時弟必出營巡視無呼訴者閒有之則省西各縣人也里差事紳民均以爲宜永壽邠州均仿照辦理曾管於此尙肯用心姜令亦極切實將來陝中良吏也董志原難民漸集周提督蕭道似尙能作事涇州自黃道到後災民亦漸復業日來買種運糧興屯勸墾以爲功課捕斬游勇匪人及惡痞則猛或如虎矣

與劉克庵

昨見大咨知壽卿疊次函牘均已接到以其時日按之則尙是未接弟處三月十九日函牘之前所擬辦法未知旬日內續稟有無更變耳所擬率師向花定進發挑降眾作運夫委員於軍渡綏德設運局均可照辦惟所據降眾稟說若在磴口買糧用船裝運可至橫城約計十二三天可到一節恐尙是從前磴口無事以前情

形前接定將軍復書甯夏辦糧向由磴口烏拉特三公地界採買烏拉特屬近因賊氛漸近該處蒙古將牛根糧食全移後山烏闌札布亦因而缺少糧食是彼處大河南北光景已異從前其能改陸運爲水運未可知也成滌泉先堅辭安撫之事不受道彖嗣又幡然允接辦安撫所定之糧亦不爲少續又有諉卸之意壽卿茲稟則專言進剿而未及安插之說不知接到前咨後又如何定計據愚見董高李等股原平慶涇固之人安插慶陽一帶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一定之理暫時壽卿急於花定不暇兼顧安撫成滌泉專顧一己干係半推半就是雖嚴檄頻催彼此消息往還動須一月議論繁多終鮮實事降人間見存實數約將四萬綏延既難安

插慶陽一帶只賸空城卽壽卿委員分起護送歸慶而彼閒無官無營無糧食先爲之所降人豈肯自趨絕地爲今計正須經營慶陽甯州合水董志原一帶荒地多爲安頓待其來歸如降人願就鎮靖一帶安插耕墾則聽其就地安插如願回平慶涇固則聽其襁負而來安插之地旣寬易於消納官司亦易於照料糧食亦易於挹注劉成肯照辦固好不肯照辦則慶陽一帶亦有以待之歸併一路不如分置數處之爲愈也所慮魏道未能率全部進紮慶陽運糧以待弟前於接晤時飭其進太白合水渠尙以合水爲難若遽責其徑紮慶陽恐未能一力承當耳或飭其先帶兩三營蟬聯而進而前中兩路助其搬運該營舊糧正甯甯州助其轉運採

儲新糧於事爲便。如果此著做到，則於綏德鎮靖各處凡難民積聚之處，出一告示，令平慶涇固各處難民來歸復業。先於綏德鎮取半月行糧發給，護票填明戶口人數。比其回里，則給種籽發糧。食督其耕墾北山一帶。五月內，尚可種蕎麥糜子作秋稼也。擬於日間批發劉成文書定見辦理。弟處并會銜檄飭遵照其魏道及劉周處，卽由尊處會銜檄飭遵照，以就捷便。商之何如？恪靖馬隊暫駐宜君。中部甯州卽札徐鎮，尙高進紮，而由新署慶陽府翁健幫帶請餉。仍歸張福齊統帶，似不必仍隸緯堂也。劉壽卿有信索還挪動之銀五萬兩，請飭司發給。其由匯票撥付之六萬餘項內五萬兩亦乞飭司酌發端節前後駐陝軍需局，頗過不去，而司庫四月旺收

書牘卷十

吳

之期尙堪挹注。周蘭亭探報馬正和爲馬化澂所敗，黨夥覆沒，走出數十人投崔三於龍山鎮。崔三想就撫云云。無論是否的確，汧隴兵力不厚，已飭退庵拔營赴汧隴之交，爲進秦州之漸。張子衡已飭進秦州，尙未能拔行也。張貴一股卽剛遞稟緯堂求撫，已飭雷黃派員弁去探矣。

與蔣薌泉

接二月十三日書得審近狀之詳，弟去秋在都時曾將閣下粵東善政去思爲當軸詳陳之動容之餘，時露慚沮之色。蓋大局稍平時所求者平易善周旋之人，鋒芒微露者非所尙也。其中委曲大兒時侍都寓，當略能道之不佞，自以寒生忝竊過望，而關隴艱危

之局無肯涉手者不得不挺身任之亦謂朔雪炎風 天實命我
不容他辭巧謝耳至戡定之難期窘乏之不可忍縱古之賢傑當
之又豈有勝任而愉快者哉默觀時局似底定之期當候諸 親
政之年閣下養望林泉韜晦以待最爲得之幸勿以此爲故作慰
藉之語秦境肅清之時果臣忽遭異變實爲悲悼之至幸叛卒陣
斬者千三百餘名五日而事定元凶五人弟皆訊畢手刃磔誅以
祭除蔣宏高一犯外首要各逆無一漏網者而優卹之 旨度越
尋常果臣亦可含笑九泉矣附告一慰承示蔡守元吉有志西征
此人膽智雙美當時營官頗鮮其匹弟亦欲羅而致之惟果軍老
湘亂作時建言者頗以南人不宜邊塞爲說 諭令變通辦理實
則不宜邊塞亦不獨南人爲然弟部亦不盡南人也而時論旣如
此亦不得不漸減楚產以謝之若復加招致於理亦有未合且此
時餉事大絀亦不敢再爲加竈之謀此議祇可暫置不顧矣弟年
已望六而病勢有增無減日欲暮而途正長且勉且懼

答庫仁庵將軍

喜佐領來出示手書敬承所示靜村所購之糧水運吳堡可省多
少勞費喜玉亭并述靜村見待之優關垂之切令人心感無已非
麾下諄諄央懇何以致此謝謝劉壽卿正趕辦軍糧如將此項餘
糧改充軍食不須四處張羅較爲得濟喜玉亭應委赴壽卿處辦
理轉運緣伊於北路邊內外情形較熟壽卿可資其助也乞尊處

再加委札爲荷滌泉領銀之請已駁斥之秦鳳間竄賊爲數無多
官軍已打勝仗據各路報係另股回騎非河狄一股河狄之賊經李荔友
一擊卽西竄矣隴事正急而黃金山忽變去數營春巖更難料量
弟已遵 旨催其送篆前來矣

與劉壽卿

前函奉寄計已達覽董高等眾業已安插耕墾其運糧之夫外挑
選之勇均已妥貼尊處祇須軍糧般運齊備便可鼓行而西計日
內亦有眉目矣成署道稟賑糧已可敷衍部款購運之糧可留爲
尊軍之用定將軍來信部款已到正飭起解糧石此時自己可數
批解到府谷尊軍自可資其接濟昨晤喜協領勝詳詢一切知爲

書牘卷十

五

彼閒熟手

伊本西安實任佐領曾與穆將軍辦糧與金和甫亦熟

由歸化至甯夏辦糧轉運

一切均所諳悉故照會該員爲尊軍辦轉運并面屬其徑赴大營
聽候指揮其人似尙老成可用遇有與口外交涉之件可令前往
逆回自竄逸後蹤迹總在預望城同心黑城子半箇城一帶惟白
彥虎一股由中衛過黃河見由磴口竄擾纏金窺伺包頭者有云
另股有云卽其夥黨未知其詳然人馬不過數千無能爲也

今日奉到

寄諭磴口已無賊

和甫善用馬隊而所部英禮步營太不中用或打此股

弭攻打東弭之說此皆不足信日內探賊騎紛紛由北而南似有
與河狄合併之勢弟已由乾州拔行至涇州駐紮將分軍出勦所

幸今歲麥收甚稔軍民謀食較易耳

與劉克庵

寶鳳之軍兩勝退庵之軍一勝均河州逆回雜清水秦安已撫之

南八營在內

亦有言陝回馬老四在內者

據退庵言河州回較陝回稍悍然官

軍能斬其渠目則賊之膽寒可知退庵於初二日已向秦州進發
李湯之軍聞初二日距秦州已不遠緣秦州西南有零星回騎充
塞張道號呼請剿不能不應之也秦安之龍山寨馬家寨皆南八
營回巢退庵言河州回所掠財物牲畜均安頓其中昨次破巢後
敗賊亦逃匿此兩寨句通窩藏情狀顯然弟已嚴諭李德昌令其
赴秦安按名縛獻亦知其做不到如仍支飾則當續發馬步并檄秦州之

書牘卷十

五

軍會剿以斷南北路句結之根而固汧隴之圍俟有續報再審以
圖之見檄馬德順移駐隴州劉春藻戴定邦兩步營歸其節制蓋
有待也慶陽近有回騎竄近之耗魏午莊已於初九日進板橋劉
元尊亦議移營西向賊之零騎旋即退去雷緯堂請進固原弟意
運道太難姑擬進鎮原平涼亦須車馬并運相機而動黃彝峰由白水節
節進紮爲其後勁惟雷軍旣進則三不通太昌兩處需軍填紮以
地之遠近而論惟張薌恬最近最宜否則周蓮池之中路五營亦
可請卓酌示知如以爲可或由尊處會銜下札以資捷便科場部
文已到請卽速議舉辦不但秦人望之卽隴土之能預試者亦頗
欣然弟亦擬將奏稿部文行知矣成滌泉謬率益甚恐不堪負荷

昨又申飭之姑觀其知改否餉摺頗似微有所動惟河東未知何屬鄭小珊辦事總講例案不能於無字處用心能去李慶翱不能破中飽偏是楊石泉不來可歎耳

與統領宗岳軍吳退庵副郎

隴中軍事之壞弟早有所聞亦曾據實入告見遵 旨到涇接篆且俟彼時酌之諸將知弟不易與近多暱就故將軍者公但靜以察之勿先露威稜爲要河州賊近作何狀陝回聞亦有投其巢者計聞大旆西指必退蟄不出能伺其出而痛創之固妙否則熟審路徑雕剿恍之亦可公當與瑚山幼安謀定後動爲要凡事慮以下人勿大聲色至望至望

書牘卷十

五

與劉壽卿

公牘中所商糧運各節已於牘尾批復矣馬化澂在甘回中最稱豪猾其勢力足以脅制甘回而陝回亦多仰其鼻息陝回竊踞董志原時資糧槍械戰馬均購之金積堡馬化澂獲利頗多陝回所掠陝西財物因此耗去心懷不甘未移巢之前卽時有怨恨之語迨官軍逼近倉卒北徙不能不依金積堡暫資栖止馬化澂因代陝回求撫以此見好陝回且圖遠害耳弟於來稟批示不峻拒其請亦未嘗遽許其請此後未接馬化澂續稟惟據各路探報馬化澂收陳林哈玉喜卽余彥祿爲海查并收買回馬四千每匹三十兩招畱回勇精壯者數千其心懷兩端亦可概見穆春巖庇護馬化澂

稱爲良善惟恐我處動手曾奏我處有進剿之意卻無函牘來問我處亦并未與說過一字大約是馬化澂求其入奏亦未可知

諭旨甯靈已撫回眾仍著穆圖善飭令胡昌會率同馬朝清妥爲鈐束毋令滋生事端是已入穆春巖先入之言弟擬日閒據實密陳但參以活筆如果馬化澂誠心就撫陝回亦弭首帖伏尙可體皇上如天之仁免其查辦儻仍然陽順陰逆包藏禍心則宜及時加以兵威方期一了百了不敢憚一時之勞致成養癰之患見在

河州逆回之擾秦州秦安兩當者已經李荔友

漢中鎮

兩創之吳退

庵士邁一創之賊仍遁回老巢甘肅南路尙幸無事餉路已通磴口之賊已遁回甯夏惟甯夏喫緊尊軍由定邊鼓行而西似宜於

書牘卷十

五

花馬池一帶作小停頓看勢行事以大局言之則金積堡爲陝甘必討之賊此時不早爲之所恐後此噬臍無及也此段主意先不可宣露麾下但藏之心中廣詢方略慎密圖之惟金積堡四面皆水地勢頗險馬化澂狡詐異常非陝回可比陝回之稍悍者必從而附和之麾下百戰聲威不宜示人以璞必須能發能收方於國家大局有益也慶陽安化合水甯州正甯難民及董原難民歸者甚多放賑給種日不暇給幸今歲麥收豐稔尙易爲力

答李子和中丞

頃奉惠函詢及祝三軍門患病情形敝處已否代奏前接祝三來函稱已咨請代籲天恩開缺調理弟未便重行具奏致涉兩歧

祝三樸勇之將弟素所深知雖病狀非虛似宜勉事繫畱以重邊事如徑照所請開缺調理則因遠成偶抱微疴遽開實缺於優待客將禮意未免心抱不安且蔣提督等能否嗣事弟未能知既是豫軍自應由尊處主政故未敢冒昧陳及茲承垂詢請卽酌之陝西軍務漸平弟已進駐涇州發兵先清南路其中北各路之軍亦次第進發惟餉糧轉運無一不形棘手是則無可如何耳

與陳舫仙

來牘敬悉關隴時局糧餉轉運無不棘手戰事則尙有把握一切情形計有所聞矣時論每抑南軍而南軍近時風氣亦實有令人詫異者及早整理則讒慝自息此所望於同志諸君者也秦境肅清弟進涇州遵 旨催接督篆回土各匪頭緒紛如非勦撫兼施難以集事衰鈍之資思無以堪此所盼英賢翩翩然惠肯或得所藉手以報 命耳湘中苦雨數月氣象非佳未審近時歲事何若

與穆春巖制軍

隴事艱阻萬分偏勞廬畫私衷久抱不安關中肅清羣賊趨隴弟率親兵進駐涇州各軍皆自東徂西相機前進一切亮蒙照察弟以一介書生謬承 恩寵兼圻之任 欽符之畀實非所堪不過以受 恩過重不敢言退耳至權術作用之說非所素習從前共事不乏名賢閣下亮亦有所聞矣刻應如何辦理之處伏希明白指示可以相助爲理者惟力是視而已

答甘泉蔣之純廉訪

專足來得函牘各件具審壹是陝回北竄後套張朗齋提督擊敗之而阿拉善定遠城尙未解圍朗齋遣所部先進計和甫都護亦可馳往合隊蒙部自可轉危爲安劉壽卿西指定花此軍爲賊所憚聞其西徂當急於回救也惟秦隴兵燹連年各處千里無人陝之延榆綏鄜甘之平慶涇固一望黃茅白骨蒿目心傷而轉饋之艱阻萬狀又不待言度隴之軍一趨環慶一向平固一抵秦州皆漢唐以後用兵故道弟駐節涇原僅親軍一營此外馬步三營耳一俟後路漸穩卽當振策而西

答劉壽卿

書牘卷十

五

麾下行抵鎮靖後路糧食已漸次運齊鼓行而西逆賊自聞風膽落惟訶察近日賊情均有北趨之勢以阿拉善蒙部弱而牲畜尙多可暫資蠶食也張朗齋所部迎勦獲捷而阿拉善定遠城其王所居之圍未解未知兵力嫌單否賊意垂涎包頭已久定將軍所錄賊供言七月內賊必大至計雄師抵定邊後必已得其消息能併力一痛勦之賊必急於護巢也陝回新巢多在靈州金積堡東馬化澗來稟言陝回思撫其中狡悍者仍思作賊渠不能化導祇能自守其意在首鼠兩端可見我軍能將陝回痛與埽除則鼠膽必破取之易矣如賊受創西奔我急追勦陝回責其辦運糧料許給價值彼亦不敢不應也一切機宜不敢遙制惟麾下審機應之成署

道欲帶兵赴定邊雖見同仇偕作之誠然尊軍後路糧運緊要不
能脫手且賊方擬從後套擾包頭則榆林亦關重也弟未下札
諭旨以郭善臣爲尊軍助而善臣病久不愈尊意亦不欲其合軍
弟擬調其軍赴延安中丞又似不以爲然也見在環慶一路責之
魏道劉元尊亦駐合水惟環縣北境人民流亡未復官軍未能駐
紮雷軍由平涼進固原黃道率所部駐平涼先辦土匪吳副郎李
湯兩道駐秦州擬剿河州之匪弟駐涇州較爲適中俟北路局勢
速振再擬前進隴中回土各匪如麻勢須節節搜蕪乃有底定之
期也尊處所須軍火早已飭解其江南餉銀一到卽解未嘗停待
答穆春巖制軍

承示糧餉要需亟宜籌策弟與麾下同辦一事本無畛域可言况
諭旨頻頒每以意見爲戒應如何黽勉從事少紓宵旰之憂隴
事之難中外共諒三載以來麾下獨爲其難弟以局中人置身事
外獨使麾下歷盡艱辛縱不見責而返諸寸衷亦覺難於自釋故
於廷旨飭令接篆不敢復有他詞惟陝境肅清後弟卽進駐涇
州原因甘省中路北路正軍事孔棘之時若移駐秦州偏於南路
實覺呼應不靈於局勢有所不合且涇州之駐亦由麾下建議而
朝廷允之業經遵旨駐涇以規北路指揮諸軍調度軍食正當
事機喫緊之際未可顧而之他比經縷析陳明仰蒙聖明鑒允
見幸靈州以南固原以北屢獲大捷陝回兇燄已熾甘回之包藏

禍心者亦因奸謀盡露愧思交乘不復句結爲患據良回稟陝回
妄圖南竄與河州逆賊合勢正調馬步猛進追截如天之福能於
靜甯會甯之交遮截殲除固爲萬幸否則躡蹤而南窮其所往亦
當會同貴部爲犁巢擣穴之謀弟俟北路收平餉道順利目前應
辦諸務粗有端緒卽當舍北轍而南轅屆時或由平涼中道秦安
南道均視機勢所宜爲斷不復有所拘執也兵機瞬息千變弟之
行蹤暫難預定麾下交篆遲速似亦可自爲酌量惟弟不能不於
發報時附片陳明求紓 聖塵耳山西將應解蘭州之餉七萬兩
誤抵撥弟處之餉弟已咨袁學士仍解秦臺四川報解尊處之四
萬餘兩計亦可抵秦州當可暫資敷衍昨接到尊處函牘後又咨

袁學士於無可設法中勉強湊六萬兩以三萬兩交之純西園發三
十營勇丁之餉以三萬交崇方伯及時採購糧石緣此兩月內購
糧辦運散種發賑諸務紛乘協餉解到卽盡存款早已無存也至
尊處百二十萬兩之款弟處并未預聞卽袁學士亦實無咨令解
陝之說以告者過也適袁學士有咨到弟處謹一併咨達冰案伏
希鑒原再敖鎮天印弟素不識其人因上年抵陝時士民紛紛呈
訴其橫暴苛斂之狀甚爲不平并曾舉以入告但未按劾耳茲承
示及其人奮勇剛烈屢著戰功或其才尙有可用當再畱心察之
以副雅屬

與蔣之純廉訪

前函交專勇帶呈計已達覽所欲復者已於公牘詳之三十營銀三萬祇能先儘兵勇其營哨統領薪水辦公本應照兵勇攤算兵勇得一日口糧則統領營哨薪水亦得一日其實在有必須通融者於定章之外或稍稍增給可耳此三萬兩則不支統領營哨薪水以慰士心亦使兵勇知統領營哨之無所利於其閒也閣下與西園俟此項由秦臺解到時按名分包點驗給放以昭實惠其統領營哨薪水亦扣算應分若干開單稟知以憑核酌至軍糧一項尤宜廣爲儲峙愈多愈妙請告知方伯趁此豐稔價平時採購較易弟到蘭時亦可免採買之煩也 諭旨先敕秦州接篆嗣 敕

涇州接篆弟既欽奉 諭旨不敢不遵春巖交卸遲速則一聽其

便此時陝甘一席人皆視爲畏途弟無與春巖爭勢爭權之心春巖亦豈有固位希名之見況當艱危迫切之日乎至諸軍去就亦不能由其自作主張從左從穆均應聽兩下商酌定局入告也剛入一股痛勦而散適陝甘各回入寇固原經官軍痛勦連獲大捷追奔逐北直至預望同心各堡其靈州一路經劉壽卿軍門深入猛勦斬馘最多甯夏已無賊蹤將來北路肅清弟當與春巖會銜入告以慰 聖懷陝回經此次痛勦後急圖南竄會合河州股匪見檄馬步隊飛追截擊如其竄過卽當躡蹤而南耳

